



精神的面影 真实的路遥

□周燕芬



拿到张艳茜的新作《平凡世界里的路遥》，心中无限欢喜。熟悉作者的人都了解，张艳茜这两年多的时间和精力大约都投注到这本书上了。作者两年的心血没有白费，这本书展示了作者及其传记的鲜明个性。

首先是史料的发掘和对路遥人生与创作的揭示。从1992年作家路遥英年离世至今，路遥的创作研究以及对路遥人生道路的探寻梳理，一直在不间断的进行中。虽然面对的是一段并不遥远的历史，但真正要考察清楚、呈现出切近真相的路遥人生面貌也并非易事。为此，张艳茜放下想象，绕过捷径，从头做起，除了重读路遥的所有作品和研究资料，走访了路遥的亲朋旧友，想方设法阅读了路遥的个人档案，更难得的是耗时日重走了一遍路遥辗转陕北的创作之路，一路走一路体验一路采访，感受之深、收获之大可想而知。亲历现场和第一手资料的获得，使得这本书刷新了现有的研究成果，补充、完善和深化了我们对路遥及其创作的认识。比如路遥的身世和成长、路遥在“文革”中那段特殊经历、路遥与林达的婚恋、路遥最后的日子等等，不少资料都是鲜为人知的。毫无疑问，这些经历对路遥的人生和创作产生过巨大影响，我们以往对路遥的内心世界和文学世界解读中的一些疑惑，会因为这些资料的出现而得到相当程度的解答。

作为一个伟大的作家，路遥的人生其实太短促，惟其如此才更具悲剧性。每一个提笔想写路遥的写作者，都不是被路遥的文学创作所吸引，而更为路遥的悲剧人生所震撼。张艳茜长年关注路遥，研究路遥，为路遥的苦难人生作传也是蕴蓄内心已久的愿望。正因为对路遥的无比熟悉和最大程度上的资料掌握，作者实现了她的写作预期。本书是从路遥个人成长道路、生存处境出发，从许多鲜为人知的生活细节入手，还原了一个世俗人生和文学人生相互映证的路遥。

张艳茜为什么选择写路遥？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是同事和朋友的关系，路遥写作《平凡的世界》的时候，张艳茜见证了路遥为文学理想拼搏乃至最终倒下的悲壮历程。当我们看到路遥那么苦自己，却“可以为女儿摘星星、摘月亮”的时候，当我们看到路遥忍着病痛做了他想做的所有事情，背起行

囊告别省作协“回陕北”的时候，当我们看到路遥这个硬汉子面对兄长般的挚友曹谷溪突然间号啕大哭的时候，包裹在坚实盔甲中的路遥，展现出他柔软脆弱的一面。其实作家并没有过多的激情渲染，她只有写出了她眼见耳闻的普通的路遥和真实发生的故事，这就是够催人泪下。

因为切近，因为熟知，也因为女性作家自己的柔软善良，有关路遥人生当中富有争议乃至被诟病的地方，在这本传记中也得到更为客观和公允的展示，并且赋予温情的理解和宽谅。“在史无前例的社会大动荡中，个人的命运便不能按照自己期待的轨迹发展”，但路遥确实由此走出了乡村，走向了更能实现自我价值的广阔世界。比如写路遥的爱情婚姻，作者用女性的细腻，体察和理解着这对苦难夫妻的不幸婚姻。还比如写到路遥的病痛，始终像魔鬼一样纠缠着路遥，也像谜一样困扰着路遥的至亲好友。作者写到：“路遥对疾病的回避，既表现

了他的坚韧，又表现了他的脆弱。但这就是血肉之躯的路遥，这就是作家路遥。”这些不时出现的议论式叙述，并没有对故事的勾勒带来什么损伤，相反，人物因此更加鲜活生动起来。造化弄人，在历史的夹缝中，许多意想不到的人事纠葛的影响会非常深远，或者一个偶然的事件，一个刹那间的细节，甚至会阴错阳差地决定一个人的命运。张艳茜确实读懂了路遥，她紧扣文学和人生的关键命题，揭示路遥在生存的巨大困扰和文学信念的坚守之间，那种复杂沉重而又闪闪发光的精神内质。在这本书中对路遥的解读十分人性化，是作者对笔下带有悲剧色彩人物所葆有的理解和宽谅。在传记的写作中，传主与作者有无人生联系和情感共鸣，相当程度上决定着传记的感性特色。阅读这本书，我感觉到作者的人生体验和情感温度，她写出的不仅是纪实性文字，更是珍藏在自己记忆里的东西。

张艳茜很用心地设置了一个倒叙框架，从路遥生病住院的病房写起——1992年秋天的路遥，这个文学沙场上曾经的勇者和斗士，一个已经取得巨大成功、笼罩在荣耀的光环中的文学英雄，此刻却在西京医院传染科的七号病房里蜷曲着、喘息着，像“燃过了旺火的焦炭状态”，令人难以置信的虚弱、瘦小，期盼着亲人温情的关怀。这个起笔可谓先声夺人，接下来沿着路遥想念陕北窑洞的思绪，开始记述路遥的出生、成长、苦难而辉煌的文学征程，然后经由路遥的病痛，笔墨再次拉回到病房，直至路遥离开人世，悲剧落下帷幕。

章节结构的安排同样出人意料，作者没有遵循传记通常的写法，刻板地按照时间顺序进行流水式叙述，而是将历史沿革变化的线索和路遥文学人生的发展轨迹内含在专题性的叙述之中，既展示了路遥的人生历程，又凸显了那些决定路遥命运的重要事件，在联系紧密，但又相对完整、独立和富有深度，这样就去除了杂乱，突出了精华，避免了传记写作面面俱到的毛病，为传记文学的写作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经验。

张艳茜写出了真实的路遥，也写出了她心中的路遥，九泉之下的路遥有知，应该会感到无比欣慰无比温暖吧。

《平凡世界里的路遥》，张艳茜著，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3月出版

▼百家品书

我一直相信，人和人交往需要缘分。认识马瑞芳老师，就是一种缘分。

那还是1995年，我在《文史知识》编辑部工作。似乎觉得群雄竞争的古典文学研究界有一位不让须眉的巾帼：马瑞芳；而且本能地认为她的文笔应很有女性神采：柔婉、清丽，富韵味，多风情，便不揣冒昧给远在山东大学中文系任教的马瑞芳写信，请她为刊物的“文学人物画廊”撰文。马瑞芳这一写就是7年。待到2001年夏天，“聊斋人物论”的稿子集结在一起竟达40多篇，于是配上蒲松龄的原文，又辅以出自古代丹青之手的神情毕肖的插图，颇具风情的《神鬼狐妖的世界——聊斋人物论》终于在2002年的金秋十月靓丽登场了。也就是在这7年里，在七载春秋稿件、书信（那时打电话不多，因办公室无法打长途）的往来过程中，我和马瑞芳似乎已经很“熟”了。这就是为什么当2004年冬天马瑞芳坐镇“百家讲坛”来北京录节目时，我虽和她初次见面，却仿佛老友重逢，丝毫显露不出其他年轻编辑常见的那种崇拜、惊讶的表情。

是呀，我和马瑞芳老师早就“认识”了。她的《煎饼花儿》《祖父》等描写家乡风情的名篇，不但我读过感慨万千，就是我父亲——一个不到20岁便只身来到京城打拼的山东人——也深有感触，他经常指着书中马瑞芳的照片对母亲说：“看，多像咱们家的××呀。”父母把素未谋面的大作家当作家里的亲人，并再三叮嘱我：“马老师到北京，一定请她来家吃饭了。”

马瑞芳就是这么有人缘！从“百家讲坛”“捡”来的弟弟易中天这样评价姐姐：马瑞芳

“好玩”的马瑞芳，“好玩”的《风情谭》

□厚艳芬

直、爽、好玩，是主讲人中最有人缘的一个，所以才会有以众多坛主为主角的《百家讲坛：这张魔鬼的床》的诞生。马瑞芳非常欣赏于丹，曾“吹嘘”小妮子的一张嘴“13亿人通吃”。依我看，马瑞芳写的书才是“老少咸宜，妇孺皆喜”呢。

圈里人都知道，马瑞芳靠“乡先贤”蒲留仙起家。她的《蒲松龄评传》于1986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此后，《聊斋志异创作论》《幽冥人生》《马瑞芳说聊斋》《马瑞芳重校点评〈聊斋志异〉》等多部力作的陆续出版，奠定了她在蒲松龄研究和《聊斋志异》研究领域举足轻重的地位。

就像当年不满足于仅从事古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同时还在创作的园地里辛勤耕耘一样，马瑞芳以《聊斋》研究为起点，又琢磨起了从黛玉进贾府那么大就开始读，一直读到贾母的年龄还放不下的《红楼梦》；并由《红楼梦》，又上溯研究起它的老祖宗《金瓶梅》。

要知道，红学界大腕云集，金学界亦不乏赫赫名家，要想做出点被两界认可的成绩，谈何容易！马瑞芳是聪明人，她知道怎样把自己最擅长、最独特、最有风采的一面展示给大家。

“因为我是写小说的，故我研究小说特别注重细枝末节，喜欢从中挖掘‘微言大义’，每稍有意会，辄喜不自禁。”新近商务印书馆精

心制作、隆重推出的《红楼梦风情谭》《金瓶梅风情谭》，便是她“喜不自禁”的“双子书”。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胡适曾说过：“《红楼梦》既然没有主题，为什么还研究？因为‘好玩’。那么，‘好玩’的原著理应有‘好玩’的解读来匹配，才不负这一特色。在林林总总、浩如烟海的阐释古代文学经典的著述中，马瑞芳的《风情谭》堪称‘好玩’。”

何谓“风情”？按我的理解，此“风情”绝非人们常说的“卖弄风情”之意，“风土人情”吗？是，但概括得还不够全面。我国古代长篇人情小说，《金瓶梅》开其端，《红楼梦》承传薪火达到顶峰。其实，人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写世情实则就是写人情。《金瓶梅》描写市井风情最耀眼，《红楼梦》彰显贵族气息最浓厚，两书虽雅俗各异，却同样臻于极致。“风情谭”原本称作“风物谭”，后来被马瑞芳画龙点睛地轻易一字，却是一字千金，妙不可言，直惹得大师兄李希凡惊呼：“天下的好书名又被她占去两个！”

关注细节，站在当代小说家的角度研究古代小说，研究《红楼梦》以及它所学习的《金瓶梅》如何用一个又一个“好玩”的细节堆起两部世界名著。马瑞芳既睿智又谦虚，正如著名红学家蔡义江指出的：她似乎把自己的位置摆得很低，像个导游，只把《红楼梦》《金瓶

梅》中“好玩”有趣的事情讲给你听，把旖旎“好玩”的风光指给你看，而不做过多评价，从读者出发设想问题，答疑解惑，金针度人，却绝不武断地替别人拍板决定看什么、不看什么，只引导你自己去观览胜境。书的语言也很讲读，读起来如秋水般明快清灵，又像夏云一样舒卷自如，貌似平易轻松，实则极有韵味；尤其是大量现代语言、网络语言的巧妙运用，生动活泼、幽默风趣，而且大大缩短了古代经典与现代社会之间的距离。

双栖学术与创作两界的马瑞芳硕果累累、著作等身，可她仍异常看重在百年老店出版的这两部新著，并充满爱意地将两《风情谭》呼作“双子书”——视书如子。“双子书”的装帧设计也别出心裁、精巧清雅，既各具特色又风格统一，好像一对风情万种的姊妹花。

阎崇年建言，希望马瑞芳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聊斋志异》4部古典名著也分别解读，成为古典小说“六风情谭”。其实，这也是马瑞芳的美好设想。“桃花满天红”，这是我第一眼看到《红楼梦风情谭》时脑海里跳出的几个字。衷心祝愿马瑞芳老师的“风情谭”桃花漫天飞舞般地摇曳开来。

《(红楼梦)风情谭》《金瓶梅风情谭》，马瑞芳著，商务印书馆2013年1月出版

从狱警到《狱警手记》到底有多远

□李 强

两个月——这是我从认识鲁奇到手上拿着这本散发着油墨香味的《狱警手记》的距离。那时北京正经历着春寒料峭，哈尔滨的暖气却还没停，这让我们见面多少有了些暖融融的色彩。坐在许多青年作家中间，个子不高、敦实憨厚的鲁奇并不显眼，只是静静地听大家发言。等到他说话时，平淡的声音中少了些激情，但在他看似波澜不惊的讲述中，我突然被他的故事抓住了耳朵。

原来，他是一个“蹲了”4年深牢大狱的人！为了进入那座神秘的高墙，连续5年参加公务员考试，做了上千套公务员考试模拟试题，在4次名落孙山之后的2007年，鲁奇以一名狱警的身份，踏上了那块波谲云诡的梦想土地。“罪犯有期，狱警无期”，监狱沉重的大铁门在他背后关上的那一瞬间，他不再是那个已经在儿童文学领域取得了一定成绩、有一定影响力的作家，而就是一个真真正正、地地道道的普通狱警。那时的他没有想过会在4年后“刑满释放”，但他一定想过，在收获了大量第一手创作素材后，一定会有这本《狱警手记》的诞生。“八年抗战”——这就是从鲁奇想当一名狱警到创作完成《狱警手记》的距离。

“想写什么必须要来源于生活，生活比写作更重要。”正是鲁奇的这句话，让我在整整两个月的时间里期待着这本书的出版。我想要搞清楚的是，一部狱警笔下的小说与真实的监狱生活到底有多远？

首先吸引我的是鲁奇对于监狱内部环境的细节描写。“从机关楼徒步走向相隔几百米的监区”，“监舍楼内处处张灯结彩”，“走廊右边是一个罪犯寝室，走廊左边是储物间、厕所等”，“监狱的灯晚上是不灭的”，“禁闭室也就是五六平方米的样子”，“外面的区域是个小厕所，也就是个便池，里面的区域是平地”，

活动。当听到犯人想出狱后努力赚钱还给自己时，齐枫怕他出狱后又去偷去抢，于是说，“不用还我了，只要以后别让我在这里再看到你就行。”对犯人感恩戴德的话，他又说，“别废话，该干吗干吗去！”这绝对是活生生的狱警语言。等到犯人走后，“我望着他的背影，心里开始痛骂自己——我后悔了”。我相信，鲁奇一定是若干次地给犯人垫付过医药费的，他一定有过这种囊中羞涩的时刻，他也一定是“后悔”了的，但是这并不妨碍他身为狱警时下一次的慷慨解囊。这种内心的纠结，成就了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民警察的形象，使人物性格更饱满、更生动，也更可信。

这让我体会到，鲁奇对狱警工作和生活的心灵感受与体验，都是实实在在的。透过小说，我看到一个真实的狱警鲁奇：每天坐着通勤车上班，到单位后换警服，进入监区交接班，值勤、清监、押犯、值夜班，看管罪犯学习、习艺、生活、劳动，解决罪犯生理、心理等问题……到了下班的时候，“我换完衣服，走出监门，望着夕阳的余晖，我的心情就豁然开朗了，那种压抑和压力随着监狱大门关上的那一刻，而随之杳然遁去”。

当然，从鲁奇到小说主人公齐枫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这就是一个艺术再加工的过程，是一个来源于生活之后如何高于生活的过程。齐枫除了要完成鲁奇那枯燥单调、千篇一律的工作之外，还要身手矫健、智勇双全，以血肉之躯经历着一场又一场生死考验，在狱内外与犯罪分子展开生死较量，彰显英雄本色，挥洒青春的正能量。

在鲁奇的笔下，还有着一个个虚构和想象的人物，他们鱼龙混杂、灵异“鬼怪”、魑魅魍魉。随着他们的粉墨登场，恐怖诡异事件不断发生。我被一个接一个的悬疑所吸引，一章



章细细读了下去，欲罢不能，直到水落石出，憋在心里的一口气才终于吐出来。在故事发展过程中，鲁奇用了大量的铺垫和伏笔，营造和渲染着惊心动魄的氛围，精心地设置一个又一个悬念，通过大胆的想象，再运用诸如犯罪心理学、刑事侦查学、法医学、解剖学、密码学等相关学科知识，进行科学而又严密的逻辑推理，使小说情节层层深入，步步为营，扎实推进，这种推理过程不牵强不造作，因为在那些“灵异”事件背后，有让人信服的科学依据，一切都是合情合理的。

从狱警到《狱警手记》到底有多远？这个距离应该是真实与虚构的距离。我感觉，如果在悬疑小说和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二者之间画一条直线的话，鲁奇的《狱警手记》应该会更靠近现实主义这一端。

《狱警手记》，鲁奇著，重庆出版社2013年7月出版

▼新书快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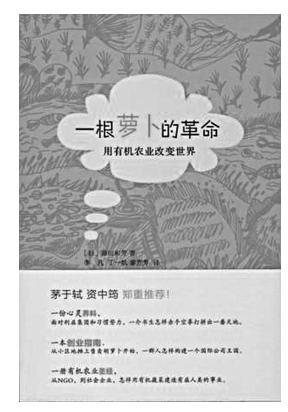
《杨澜访谈录之思享》



杨 澜 著
译林出版社
2013年6月出版

杨澜从事媒体工作20余年来，积极致力于文化和艺术人物的推介。这部《杨澜访谈录之思享》甄选时代热点人物，包括新浪微博的创办者曹国伟、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最年轻的新生代棋后侯逸凡、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皮萨里德斯……该书抽丝剥茧地讲述通过访谈挖掘出来的他们的故事，为读者展现了这些人物各自的生活态度、事业追求和人生感悟。

《一根萝卜的革命》



藤田和芳 著
三联书店出版社
2013年6月出版

近年来，国内食品安全环境日益恶化，背后是严峻的社会信任危机。餐桌上的食品无从溯源，农业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始终隔着几层利益的面纱；农业生产中，“重视效率与生产性”的价值观产出的食材无法给人安全感。在全社会对食品安全的关注和焦虑下，重塑社会信任成为可持续发展的首要命题。

藤田和芳是日本最早推行有机农业的先驱之一。本书以藤田和芳自述的方式，讲述了他如何从销售有机蔬菜开始，进而倡导有机农业运动，逐渐关注全球的粮食、环境、能源、教育等诸多问题，为读者阐释了“生态信任农业”事业影响和改变人们生活和社会环境的历程。

《我喜欢风景是寂静的》



罗晓韵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3年6月出版

这是一本作者两年间环太平洋旅行的图文笔记，记录着属于她与每片风景的心灵对话。书里收录了泰国、日本、柬埔寨、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地的绝美风景，以及作者在旅行中的自我对话。

她独特的视觉角度传递了充满正能量的旅行态度，讲述了如何看待行走和体验，看待自然与生命，发现生命中处处存在的美与丑；如何与自己相处，承受孤独，分享快乐。书中透出浓烈的个人色彩和对旅行的深刻思考，如她所说：“旅行不光是眼里的风光、身体的体验，更重要的是心灵的感悟。那些看不见的风景，在心里。”

《我讲个笑话，你可别哭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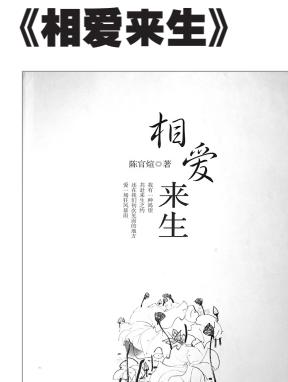


顾叔 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3年7月出版

本书作者从身边所见、心中所想和对世人的观察视角出发，用轻松的行文，将一出出正剧和悲剧当成笑话讲出来。作者热爱观察生活，有嘲笑一切的“不良倾向”，并致力于使读者成为此方面的“同谋”。

本书是作者首部文学随笔集。他善于观察世情生态，并常用幽默且犀利的文笔描写出来。他尝试从每一个凡人身上发掘出不凡的故事，更意在告诉读者，“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凡人、庸人，每个人都是一个庞大的故事的主角”。

《相爱来生》



陈官煊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3年3月出版

“带着相思上路/把记忆刻在心的深处/春天种一行天天期盼/秋天收一垄夜夜孤独”。很难想象，这些描述相思的诗句，竟出自一位年过七旬的诗人之手。四川达州籍诗人陈官煊日前推出诗集《来生相爱》与《相爱来生》，收录了他近千首以爱情为题材的诗句。在他的爱情诗中，有甜蜜，有痛苦；有守望，也有神伤，蕴含着他对生命的独到认识。

谈及创作诗情的初衷，作者表示，只为抒发自己对爱情的一种感悟：“想想我们那个年代的爱情，更多的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或者组织安排，若有男女双方牵手去看场电影，都会引起轰动效应。而现在的年轻人敢爱敢恨，完全是自由恋爱，这让我很是羡慕和感慨。他们的思想、爱情观，也给了我很多启发。”